

法国印象

法兰西，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浓郁的文化，在很多人的眼里始终充满着浪漫气息与艺术色彩的迷人国度，曾经使多少人在心底里留下了美好的幻想和渴望。无论是那高耸云端的埃菲尔铁塔，还是那玲珑剔透的凡尔赛宫珠宝，也无论是那精妙绝伦的枫丹白露皇家乐园，还是那带着神秘微笑的蒙娜丽莎画像，都使无数人叹为观止！于是，法国人在很多人的心慕中几乎成了浪漫与艺术的化身，当人们一提到法国或法国人的时候，最常使用的两个词便是“浪漫”和“艺术”。因此，法国人也就自然地享受着由于人们对艺术的崇拜和对浪漫的渴望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敬重与羡慕。

2004 年底至 2005 年初，我有幸作为访问学者在法国亲身经历和感受了法国人真实的生活，我所目睹和体验到的一切深深地触动着我，让我无法不拿起笔真实地告诉你我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法国。

一、唯美、浪漫与执着

正如很多人所想象的一样，法国人做事情所追求的唯美、浪漫和表现出来的执着，常常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他们做事情往往不计较事情的大小，而更注重个人的兴趣和唯美的效果。一件事情无论大小，一旦他们有兴趣去做，则必定是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并在乐此不疲中享受着兴趣得到满足的快乐和在精益求精中追求着完美的结局。他们在生活中如此，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就连行乞也不例外。

在法国的很多城市，我们都可以在广场或街道显眼的位置，看到矗立在那里的全身上下（包括整个头部）被各种颜色严严实实覆盖着的真人塑像，这些真人塑像看上去和真正的雕塑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异，他们固定着一个姿势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如果不留心他们面前摆放着的用于存放施舍的钵子或敞口向上的帽子，也许很多人并不会把他们当作乞丐，只有当游人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才会突然鞠躬或做出一个令人滑稽的动作，一方面给人一个惊奇，博得游人一笑，另一方面则提醒和恳求路人给予资助。当然，这种“行为艺术”比起那些可怜兮兮地木然跪坐的行乞方式更容易赢得路人的恩惠。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触动的人，在国内无论朋友们怎么警告我，告诉我城市中的乞丐几乎百分之百是骗子，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和老弱病残的乞讨者，我还是禁不住解囊施舍，略示小意，一来表达一种态度，我无法看着那些凄惨的孩子和老人无动于衷，二来在我的心里总有这样一个理念：即使九百九十九个人欺骗了我，或许还有一个人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于是，我宁愿被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地欺骗，而不愿被那伸出来的千分之一的真正需要帮助的手留给我愧疚的情绪。如果说在国内我施舍是出于同情和怜悯，那么在法国，我却有一种欣赏和愉悦的快感，因为那些“人体塑像”与周围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韵味几乎融为了一体，看上去是那么和谐和幽雅。也许正因为于此，很多人并不把他们称为乞丐，而是街头艺人。很多时候我都会为那些街头艺人所感动。我常常想，他们其实是行为艺术的创作者，他们也是在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而不是不劳而获，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尽管这种“形体艺术”在欧洲司空见惯，但对于到处充满艺术气息的法国来说，似乎显得尤为协调、优雅和和谐。

如果说街头的真人塑像是一种行为艺术，那么，就餐选择幽雅的场所则实在是一个真正浪漫的故事。我所访问的研究所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大学，研究所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语言学家，叫菲利普（J. Philips）。菲利普博士喜欢骑摩托车，而且他每天上班都自带着盒饭午餐，但据说他曾经中午不在研究所就餐，而是骑摩托车专门到离格勒诺布尔市几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叫 Vizille 的古城堡公园去，在那里他一边就餐一边欣

赏着优美的景色，或许再播放一段优美的音乐，那简直不是就餐，而是去经历一段美丽的童话。我曾去过那个古老的城堡公园，那城堡是一座 18 世纪初期的建筑，远处是起伏的山峦，半山腰常常云雾缭绕，山坡上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城堡旁边有一湾不大的湖水，宁静的湖水里倒映着白云飘飘的蓝色天空，湖面上嬉戏着洁白的天鹅和五颜六色的鸳鸯，调皮机警的小松鼠常常在人不经意间快速地穿过青翠的草地，敏捷地跃上古老的树冠，那景色可真是一幅无与伦比的油画！当我第一次漫步在那座城堡旁美丽的湖畔时，我真的好钦佩菲利普博士那高雅的情趣，深为他的浪漫所感动！我几乎要感叹，这种浪漫也许只能发生在法国人的身上。

在法国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好像对于绝大多数法国人来说，工作并不是他们最重要的，而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感觉与我在国内和在日本、美国等地方的感觉截然不同。对于法国人来说，除了工作以外，他们多数人都有各种不同的爱好，有人喜欢演奏乐器，有人喜欢绘画，而有人则喜欢歌唱或下棋。于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兴趣俱乐部，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也不管性别，他们借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聚在一起潜心钻研和相互交流。他们执着地学习着，练习着，在娱乐中一步一步地提高着自己的艺术素养，据说很多人在自己爱好的某项艺术技能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兴致一来，他们还会自发地排练和演出各种节目自娱自乐，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们从来没有什忧愁和烦恼，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在快乐地享受着生活，而我们只是在疲惫地生存着。我们似乎每天都在忙碌着，工作常常需要带回家去做，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闲情逸致去花太多的时间钻研什么业余爱好，学习乐器和绘画也只是少年儿童或退休老人的事情。对于儿童来说，恐怕很大程度上只是家长把望子成龙的梦想寄托于孩子，根本不管孩子是否真的爱好，至少是想让孩子多掌握一种生存的本领，或者希望孩子在各种竞争中因具有某种特长而脱颖而出。而那些退休的老人如果在几十年的操劳中仍未泯灭对个人爱好的兴致，那也只能是万幸中对沧桑岁月的弥补，至于技能是否还会提高则是无法考虑的问题。不过，如果真的能在颐养天年之时重温儿时的爱好也算是万幸了，因为毕竟爱好强调的是自我陶醉和欣赏，而不是与别人一比高下。

无论如何，我羡慕的是能够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享受生活的快乐，并在生命中的每一段时光里都伴随着欢快的音符。我不否认，任何浪漫与艺术都无法完全超越生存危机与温饱威胁的现实，追求浪漫与艺术的享受一般是在富庶生活基础之上的更高要求，但是，我也相信，浪漫与艺术需要有满怀的激情和乐观的心态，富人有富人的浪漫，穷人有穷人的快乐。生活中从来都不缺乏艺术的素材，而且上帝更不会偏心赐予富人更多的欢乐与满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种达观的态度去发现现实的美，从而创造自己心中的艺术，欣赏自己的浪漫。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必然活得很累。

二、健谈、悠闲与低效

我有一位法国朋友，名叫乔治 (F. Geroges)，他是我访问的那个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乔治是一位善良的、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但是，他的健谈在我们实验室是出了名的，他健谈得几乎罗嗦，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往往会花很长时间给你绘声绘色地描述，以至于每次他来我们实验室访问时，我的很多认识他的同事都有点担心会在上班的时间遇见他。每次我跟他简单讨论时，我都会约定“只有三分钟时间”，即使这样，“三分钟”也往往会变成十分钟甚至更长。但是，当我到法国访问之后我才发现，每次学术讨论时，乔治几乎没有发言的机会，在那里他的健谈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有一次学术讨论结束后，我开玩笑地对乔治说：你本来向报告人提出的问题，却被另一位旁听者回答了，而且你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你愿意接受那人的观点吗？乔治苦笑着对我摇摇头说：我知道他们都喜欢演讲 (speech)，现在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 speech (语音) 技术研究了。实际上，乔治本人也是做语音技术研究的专家。

有些法国人的健谈是你无论如何都无法拒绝和逃避的，因为他们是真心实意地想对你好，并且是在百忙之中来找你的，只是他们往往无法控制谈话的时间和主题。当他们轻轻地敲开你办公室门的时候，他们会很礼貌地告诉你只想打扰你几分钟的时间，并且你会感觉到他们真的很忙，好像说完几句话马上就要走的样子，但是，当他们一旦聊起来就往往刹不住车了。有时候，他们还会不停地看看手表，一边说着“我最近很忙”、“我马上就走”，一边丝毫没有真要走的意思，一个话题接着另一个话题，聊到高兴之处，便会一屁股坐在你的办公桌上，然后继续他们的演说，很多时候你只有听的份儿，根本插不上嘴。可是，就在你正想开小差，思考自己的事情时，他们却会突然问你一句“你认为如何？”，这时候你自然感到措手不及，也只好硬着头皮敷衍几句，然后，再耐着性子继续听下去。当他们真的站起来准备离开时，你可千万别高兴，请再继续坚持一个时辰，当然，这个时候你是千万不能提问的，除非你真的希望继续忍受下去。就这样，可能半天的时间已经在他们的演讲和你的聆听中悄然消逝了，而多数情况下除了他们前三分钟之内讲的几件事情你可能依稀记得，其它的就根本没能听进去。而当他们真的不得不离开时，他们多般还会看看手表，然后不无感叹地抱怨一句：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时间实在不够用的！嗨，这就是生活啊！（C'est la vie.）

当我第一次接触这样健谈的法国人时，我猜想也许是个别人的脾性，当我第二次遇到这样的演说家时，我怀疑也许自己碰巧了如此幸运，但是，当我多次从朋友那里听到类似的“奇遇”时，我开始琢磨，也许是法国人自古以来松缓的生活节奏和艺术家的气质造就了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如此健谈的性格和口若悬河的语言表达能力，而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不急不躁的性格和滔滔不绝的语言表达能力才造就了雨果、斯汤达、巴尔扎克等一大批世界级文学巨星吧。

如果说健谈只是部分法国人的性格，我们没有理由对此指责和抱怨，那么，法国人缓慢的工作节奏和死板、教条和工作方式，恐怕是很多人不能不承认的事情。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想像这样的情形：当你在机场排队等候机票改签时，眼睁睁看着登机的时间就要开始，而排在你前面的先生却和工作人员无休无止地谈笑风生，你急得恨不得头发都要立起来了，而他们却只当旁若无人，如果碰巧谈话的一位是美女或帅哥，你就更惨了。当好不容易轮到你的时候，工作人员却不紧不慢地从头到尾地问你，让你眼冒金星，当然，他们为你办理完毕之后，不会忘记礼貌地对你说一句：Good luck to you!（祝你好运）。可是，那时候你只有拖着行李拼命奔跑的份儿了，即使他骂你“快滚蛋”，你都没有反驳的时间。法国人就是这样，似乎在他们看来，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心平气和，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才是他们永远的工作风格。于是，在法国警察局签证处，几十人排队等候办理签证时，每一个人都与工作人员滔滔不绝地聊上一段时间，即使十几分钟或者更长，而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办理完成这样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往往需要一个上午甚至更多的时间。而在邮局、银行或者旅游信息问讯处，不管等候服务的人有多少，如果赶上工作人员正在接电话或工作人员之间正在对话，那么你只有耐心地等着他们眉飞色舞的表情静静地等待着，这一切在法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使我常常纳闷，为什么法国人好像总是有用不完的时间，有说不完的话？

这次访问我刚到法国时，由于手头带了些美元现金，所以需要申请一个银行帐号，而这种事情如果在国内办理恐怕要不了几分钟时间，但是，在法国却让我白白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却最终未能办成。那一天在研究所一位同事（一位会讲流利法语的日本老太太）的陪同下，我去了附近一家法国大众银行（Banque Populaire）申请银行帐号。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在法国做事情如果有一位会讲法语的朋友帮忙，将至少减少一半的麻烦，因为法国人对英语的排斥和回避几乎到了能躲就躲的地步，对于多数法国人来说，包括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往往差得可怜。他们对英语的态度与我们中国人相比几乎完全相反，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会说几句英文似乎是有学问的标志，因此很多人即使不怎么会讲英语，也要时不时地尽量来几句，以显示自己知识之渊博，学问之高深。而在很多法国人的眼里，似乎世

世界上只有法语才是最优美的语言,因此,捍卫法兰西民族的语言几乎成了他们每个人的使命。那天当我和那位日本老太太到了那家银行之后,银行一位漂亮的法国女郎却委婉地拒绝了我們办理存折的请求,尽管她看上去好像并不怎么忙,但是,她却给了我一个不容商榷的理由:你没有提前预约。于是,我们只好当场预约,时间被安排在了下一个周的星期三,整整一个周的等待时间,当然她自始至终都是讲法语。一周之后我们如期赴约,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漂亮的女郎,她首先在日本老太太的帮助下讯问了我的要求以确定申请银行卡号的类型,然后给我一叠合同条款要求我签字,看着那厚厚的法文条款我骤然理解了文盲的悲哀,我已无心追问每一个条款的具体内容,草草地在应该签字的地方签下了我的名字,然后,那位银行职员告诉我说,你回去等着吧,一个周以后卡号和密码将会以信件的形式寄送到我所居住的旅馆,当我收到之后,我必须先到市区该银行同名的一家大一点的营业处办理开户手续。于是,一个周以后我拿着收到的卡号和密码去了指定的地点,这次我已不好意思再麻烦别人当翻译,只好试探着用英语直接和银行职员交流。这次的银行职员倒是基本能听懂我讲的英文,但是,她几乎不能直接用英语回答我,而是把她要说的英语句子或关键词通过键盘打在电脑屏幕上,然后给我看,这样也算没有什么大的语言障碍。可是,当我告诉她我想用美元现金兑换一些欧元时,她的回答却让我吃惊:没问题,你可以把美元存到你的帐户上,两个周之后你就可以取到欧元了。天哪,两个周!我哪里还能够再等两个周?我告诉她我马上就需欧元,可是她无奈地耸耸肩,摇摇头,意思是实在无能为力。于是,我只好作罢,既然是银行的规矩,我也就不想再难为她,但是,这样对我来说刚刚申请到的帐号已经毫无意义,因此,我对她说:请给我撤销这个帐号吧。可是,她再次无奈地耸耸肩,摇摇头,然后通过电脑告诉我:你只能到提出申请的那家银行办理销户手续。我实在服气,只好乖乖地返回研究所附近的那所银行,经过一番了连说带比划的解释之后撤销了那个折腾了三个多周刚刚申请到的帐号。这就是法国大众银行的服务方式和工作效率,而这种方式 and 效率却代表了想当一部分法国机构的工作风格。

三、人、狗与环境

在法国,很多人对狗的喜爱几乎到了溺爱的地步,不管是在大街上,在火车上,还是在宾馆里,甚至在报告厅里,狗与主人形影相随,那实在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情。在很多法国人的生活里,狗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伙伴。

在我刚到法国的那几天,在我下榻的旅馆附近有一个乞丐,他天天席地而坐向行人乞讨,和他并肩而坐的是一只硕大的黑狗,所以他乞讨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还为了和他相依为命的狗。每天我路过那里的时候,他都举起那个捏的皱巴巴的纸杯向我索要,可是我每次看到他结实的身材和那只硕大的黑狗,我就不想给他一分钱,因为在我观念里我只同情弱者而决不怜悯懒汉。有一天当他再次向我举起纸杯时,我实在看不下去,就笑着对他说:“咱俩差不多,我也很穷,没钱给你。”我知道,跟他讲英语和讲汉语是一样的,反正他也听不懂,所以,我干脆用了地道的山东话。大概他没有想到我会跟他说这些莫名其妙的鬼话,他疑惑地看着我,一脸的困惑,我不想和他多说什么,便赶快离开他去了附近的麦当劳吃午餐。可是,当我回来再次路过他们时,我忽然发现他身边的那只大狗正在吃着和我刚才在麦当劳吃的一样的炸薯条!我忽然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不知道那狗和乞丐到底谁是主人。

在法国,狗是受法律保护的,无论如何,人都不可以随便打狗,否则,狗的主人就可能找警察来跟你理论。但是,如果狗欺负了你,恐怕你只能自认倒霉。我的一位朋友就有过这样的遭遇,那天他和太太在街上散步,本想轻松一下,缓解一天的工作疲劳,可怎么也没有料到,一只大狗趁他不备,从他身后狠狠地在他腿上咬了一口,他的裤子被撕破了,腿被咬伤了,疼痛不说,令他无法理解的是法国医院的处理方式:大夫给他包扎好,但不注射任何

狂犬病疫苗，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大夫的解释是：他们会在一个月内监视那只咬人狗的身体状况，如果那只狗没有问题，被咬的人肯定不会有问题。这种逻辑听起来实在可笑，可是在法国人看来这很合理。我至今不明白，如果那只狗万一有问题，他们将会怎样做呢？如果万一我的朋友狂犬病发作先于那只咬他的狗，又将如何呢？所幸，我的朋友最后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除了获得了一条裤子的赔偿金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赔偿，却白白地受了罪，且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担惊受怕，不仅担心自己身体出现异常，还要牵挂那只本无瓜葛的狗是否别来无恙乎？

知道了朋友的经历，我对狗的防备也就更加小心了，然而，我能防备了狗的袭击，却往往防备不了狗在满街留下的“地雷”——狗屎，尤其在夜晚灯光不算明亮的街道上，一不小心踏中“地雷”，那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如果说你知道自己“踩雷”是一种扫兴，那么，自己踏中“地雷”却不知道，而且哼着小曲悠然自得地回到了宿舍，当要解衣休息时却忽然闻到脚底下散发出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那才是更大的败兴。

我知道，在很多人的眼里狗是人类的朋友，我也承认，狗在很多法国人孤独的生活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养一只狗相依为命，从中获得生活的乐趣，本无可厚非。但是，当你看到那些古朴典雅的街道上，那些整齐油绿的草坪上，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塑旁边，堂而皇之地点缀着狗留下的“屎雷”并弥漫着怪怪的气味时，简直就像看到一碟美味菜肴上落着一只肮脏的苍蝇，实在大煞风景！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那些酷爱干净的喜欢喷洒香水的法国人，不能容忍人随便吐痰，却能够容忍狗随地大小便呢？

四、中餐馆、留学生与圣诞节

法国大餐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像中餐一样也是一道颇具诱惑力的美味，那配料精细的火腿，火候考究的肉排，以及造型和颜色都十分别致的甜点，再配上香醇可口的法兰西红酒，着实让人在享受美味中感受到西方美食文化的那种美与雅。但无论如何，遍及世界的中国餐馆不能不在法国的大小城市留给人们品尝中餐的机会，格勒诺布尔（Genoble）也不例外。

当我到达格勒诺布尔市不久，我就欣慰地看到那样一座仅有十六万人口的区区小城不仅有很多中国餐馆，而且有三四个以出售中国日常用品和食品为主的“中国超市”或号称“亚洲超市”的小商店。这些餐馆和超市不仅在门口醒目的位置工工整整地写着“恭喜发财”、“中国酒楼”、“亚洲超市”之类的汉字，而且无论是餐馆的内部摆设，还是超市出售的东西，无不给人一种地道中国风味的感觉，餐馆和超市服务人员也都说着纯正的汉语，所以，在我刚到格市不久那段时间，每当我路过这些餐馆或超市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在异国他乡遇到朋友一样的亲近感觉。然而，当我后来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之后，那种亲近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徒然在我心底留下一种淡淡的悲哀。

那次，厦门大学的两位教授去我所访问的那个研究所访问，因为我和其中的一位教授早就认识，又逢巧遇异国他乡，所以朋友相见格外高兴。于是，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了“中华餐馆”，本想在长时间饱受“汉堡包”之苦后享受一下中餐的美味，可是，在餐馆坐下之后不久我就完全没有了那种期待品尝美味的心情。那天餐馆接待我们的服务员是一位中国女孩，她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您好”，更不是“欢迎您”，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吃饭？”。我当时有些差异，于是便问“来这里吃饭不好吗？”，她一脸怨气地对我们说：“不好。你没看到这里开中餐馆的全是越南人吗？他们把所有来这里吃饭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外国人统统称作‘中国人’，而对于所有的‘中国人’一律没有吃饭前的开胃饮料。”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临桌吃饭的法国人面前每个人都有个装着红色饮料、插着小小纸花伞的高脚杯。“而且，这些餐馆厨师做饭的卫生习惯很糟。”那个女孩接着说，“我准备尽快换个打工的地方，再也不到越南人开的餐馆打工了。”听着女孩的介绍，我们再也

没有了胃口。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格市的中餐馆里吃饭。后来，我知道那位在餐馆打工的女孩是格勒诺布尔大学的留学生，而且她是我的山东老乡，遗憾的是那次晚餐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相信她肯定很快离开了那里。当然，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去那里吃饭。也是在那个晚上我知道了那些所谓的中国超市多数都是越南人开设的，超市里那些跟我打招呼的，卖着中国食品的店主们也多数是越南人。他们打着中华的招牌，操着流利的汉语，卖着中国大陆的东西，骨子里却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同法国人一样平等地对待！

从餐馆出来的那一夜，我的心情无论如何都无法平静。无数个问题困扰着我：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容许那些越南人堂而皇之地打着“中华”的招牌做生意？他们靠把中国货卖给中国人为主的亚洲人赚钱谋生，却为什么骨子里根本瞧不起中国人？在同一个打着“中国餐”牌子的餐馆就餐、花同样价钱的中国人为什么享受不到和法国人同样的待遇？……

我一遍又一遍地反问着自己，可我无法回答。

在格勒诺布尔市使我想不通的远不只是餐馆和超市的问题，看着那些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我总是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这个遥远的阿尔卑斯山脚下，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扔给法国人来苦攻一个并不怎么耀眼的洋学位？于是，每当我新遇到一位中国留学生，稍稍熟悉之后我总是问他们这样同样的问题，而他们的回答大多让我吃惊：根本没有多想，只是为了圆一个出国的梦，想要一个洋学位。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们。我知道他们大多数人在国内读的大学都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有些人甚至不是什么正规大学毕业，如果他们在国内考研究生的话，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们有强烈的出国欲望，或者他们的父母有强烈的望子成龙的愿望，愿意把自己花了半辈子心血辛辛苦苦积攒的积蓄掏出来送子留洋。当然，只要有足够的资金，申请一个到法国留学的资格实在简单得很，远无法与国内考研究生相比。所以，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实现自己的留洋梦想，可是，他们或他们的父母多数人根本没有仔细地想一想，到底要出去学什么？学了以后做什么？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后来我了解到，他们有些人在国内的大学里学的是英语专业，去法国后学习语言学，只不过更多的是学习法语语言学，但他们自己并不十分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更不知道毕业以后去做什么。他们有些人在国内学的是建筑专业，去法国后改学了计算机专业，由于专业跨度太大，而且本来他们的法语语言能力（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等）就不十分过关，所以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他们充其量能听懂40%，这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他们还有一些人本来在国内就读的是一些很差的大学，自己的基础本来就不好，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也不大，但是，他们的父母有雄厚的资金，而且对他们寄予厚望，于是送他们出来继续深造，希望他们学有所成，衣锦还乡。可是，那些可怜的父母们哪里知道，他们的孩子们根本不把心事用在功课上，他们出手大方地把国内带去的金钱扔给法国人，饱览了欧洲的大好风光，却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本领，而且这些人往往容易“扎堆儿”，一帮趣味相投的中国人凑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在荒废着，到头来文凭能否混到手暂且不论，几年下来他们就连法语的语言能力关是否能够彻底通过恐怕都是个问号。而且，这些无心恋学的青年人相当一些人的个人素质并不过硬，他们在外国人的眼里将对整个中国人的形象产生着怎样的影响，我实在不敢多想。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在法中国留学生。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整体评价他们，我也相信他们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优秀，而且会在未来成为栋梁之材，但是，在那样一种环境里每当我看到或听到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事情时，尤其当我联想到他们在国内含辛茹苦的父母，我的心总是感到沉沉的。

圣诞节对于法国人来说，像春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一样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了，可是对于那些单身的留学生来说却成了孤单难熬的日子。由于圣诞节和元旦是相隔较近的两个大的节日，所以假期也是连在一起的，前后大约十多天时间。在这十多天里，大学的学生和职

工全部放假了，实验室的暖气也一律停供，学校的食堂更是大门紧闭，街上几乎所有的商店在一半以上的时间里也都是关门的。所以，如果自己不开火做饭，等待的只能是“饥寒交迫”。

2004年12月24日，我为我第一次有机会感受法国的圣诞前夜而感到庆幸，所以，尽管我有点“饥寒交迫”，还是兴致勃勃地和两个“同病相怜”的朋友相约去了教堂，想真正亲临一下平安夜教堂的隆重气氛。那天晚上不到七点钟我们就到了格勒诺布尔市的圣·路易大教堂（Eglise St-Louis）。可是，由于节目八点才开始，我们去的时间太早，所以教堂里只聊聊的几个人。当时我们想，格勒诺布尔市除了圣·路易大教堂以外至少还有两个大教堂——圣安德烈教堂（Collegial St-André）和圣母大教堂（Cathédrale Notre-Dame），也许那里的节目开始的会早一点。于是，我们三人去了圣安德烈教堂和圣母大教堂，可是，那里空空的，根本没有任何节目，我们只好又回到圣·路易大教堂。这时候已经接近晚上八点钟，人群已经挤满了教堂，很多人只好站着。我们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找了一个位置静静地站着，目睹了仪式的整个过程。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法语，但气氛还是真实地感受到了，当然知道他们企图在表达什么。

大约十点多钟，我们走出圣·路易大教堂，大街上静静的，除了电车和巴士，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当时我想，格勒诺布尔市有十六万人口，而圣·路易大教堂充其量不过装下一千多人，那么，那些不来教堂的人还相信上帝吗？现在的法国年轻人有多少人还相信万能的上帝呢？十多天后一位法国青年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没见过上帝，我只相信我见过的事情。

12月31日我的一位在巴黎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在每年的最后一天市中心肯定有娱乐活动，他建议我去市中心广场看看。我想那位朋友在法国工作多年，说的应该没错，再说我一个人呆在宿舍里也实在没有意思，于是我又约了两位朋友一起去了那些估计应该热闹的地方，但最终我们并没有找到我所期待那种热闹场面，街上仍然是冷冷清清的，了了几个行人，我们三人倒是有些显眼。只是到了午夜12点的时候，依稀听见远处零零星星的几声烟花声。

这是我第一次在欧洲过圣诞节和元旦，我不知道那些浪漫的法国人在平安夜和元旦前夜都在家里做什么，作为外国人的我远没有感受到理想中法国人过节的那种热闹与浪漫。后来，我似乎有些想通了，人嘛，其实本质上都差不多，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欧洲人，大概喜欢做的和不喜欢做的，能够做到的和不能够做到的也都差不了多少。浪漫也好，激情也罢，多般是在雾看花似的神秘色彩下，当你走近了细细体味的话，除去那些形式上的差异，人的内心大概是不会有太大区分的，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渴望什么，祈祷什么，应该几乎是一样的。

五、留给自己的问题

我常常想，法国人如此低下的工作效率，如此罗嗦的做事方式，可为什么并没有阻碍法国的发展？法国人拥有国际一流的航空技术，一流的建筑技术，一流的铁路运输和管理技术，一流的服装设计和化妆品制造技术……，太多的国际一流，而我们一直都在追求快速、高效、高产，而且说起来动辄成果一大堆，可是我们当今所创造的一切到底有多少可以称的上为世界一流呢？

其实，当我们在抱怨法国人懒散、工作效率低下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自己身后浮躁的影子；当我们在嘲笑法国人固执、罗嗦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工作程序和规则的严肃性以及质量的决定性，而导致“收获一百个烂杏抵不上一个仙桃”，欲速不达；当我们在为工作疲于奔命，物质欲望日益膨胀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人到底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活着？当我们对西方文化和语言顶礼膜拜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 and 博大精神的文化底蕴。

应该承认，我所了解的法国仅仅是一些小小的侧面，这些认识和感受是肤浅的。我不指

望通过这些琐碎的记叙告诉人们什么辉宏的真谛，我只是想说，很多事情永远都不存在好与坏的绝对区分，你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中国人和法国人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只是做事情的风格和理解的方式有所不同，其实法国人具有的很多劣根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有，只是当我们看他们的时候，往往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对别人多一些了解，对自己多一些反省，对人、对己都多一些客观的评价和认识，我们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

如今，法兰西这个曾经让我迷恋和向往的西方国家不再笼罩着神妙的面纱，这种感觉的转变就像我在薄雾中远远地看到一位婀娜的少女，那种纯洁无瑕的美丽会让我为之倾倒，可是当我走近她，真实地了解她的时候，那种美丽或许会被未曾料及的瑕疵所折损，但她的美仍然是无法抗拒的。

2005年1月写于法国 Grenoble,
2005年5月完稿于北京